

第七十章 小言脫身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夜雨落在異國的土地上，發出的卻是熟悉的嘀嗒聲，範閑啜了一口茶，對身邊的王啟年說道：“馬上去寫封密信，讓院裏查一查崔氏與信陽方麵的關係。”

王啟年看了他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長公主那邊不能動。”

“我當然知道不能動。”範閑清楚長公主做的那些事情，其實都屬於皇帝陛下的默許，但是今天與沈重見麵的不歡而散，更堅定了範閑心中某個念頭，“我隻是想查清楚，信陽方麵在朝中究竟有多少力量。”

“是。”王啟年應下之後，又接著說道：“那位崔公子還在外麵跪著，大人...您看是不是讓他起來？畢竟崔氏在京中也是大族，在朝中很有幾位高官。”

範閑的眼睛盯著院裏發來的情報，沒有理會王啟年的話，這些天使團身在上京，在言冰雲回來之前，北齊方麵的情報係統範閑不敢動用，所以情報來源有些縮水，讓他很是煩惱。過了一會兒，他似乎才聽見王啟年說了什麼，輕聲說道：“讓他跪著吧，身為慶國人，卻被北齊人當槍使，我就算是替丈母娘教育他一下。”

...

雨水漸漸地小了，從屋簷上往下滴著，這幢別院是老建築，所以雨水滴下的地方都有了些微的陷下。範閑披著件衣裳走到屋外，看著跪在石階前的那位崔公子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使團裏其他的人早就避開了這間小院，所以此間顯得格外安靜。

“你應該很清楚，你們家如果還想做這北邊的生意，應該怎麼做。”範閑冷漠看著渾身濕透了的崔公子，“今天的事情，我先饒你一命，自己寫封信去信陽。至於長公主會怎麼罰你，那是你們的事情，但是我在上京的時候，我不希望再看見你和北齊的那些人坐在一起。”

崔公子重重叩了個頭，將自己的上半身全埋在地上的積水之中，顫栗不敢言語。

“再次提醒你一次，我是監察院的提司。就算長公主護著你們，但如果我真想讓你們崔氏倒黴，一樣會有很多種法子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雖然這是很粗俗的威脅，但我想，對於你這種愚蠢的人，不說清楚，你下次還是會被北齊人拿來當刀子使，那就很不好了。”

崔公子依然淒苦跪著。他當時在畔山林後院裏醒了過來，這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錯誤，姑且不論範閑那人人畏懼的監察院身份，隻說對方是長公主的女婿，自己在對方的眼裏，頂多隻是一隻螻蟻。今日自己自作主張，想瞧瞧監察院究竟想和北齊做些什麼買賣，本來是站在長公主的立場上考慮問題，但如果範閑真的立意要對付自己，隻怕長公主也懶得回護自己。

以範閑目前的權勢來說，什麼世家，還真是瞧不上眼的存在。

“話說白了吧。”範閑望著他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是為長公主做事的，我自然不會來難為你。但我眼下想做些事情，所以希望你要看清楚如今的情況。”

“是。範大人。”崔公子哆哆嗦嗦聲音說道：“小人知錯。”

“咱們都是慶國臣子，無論在朝內如何，但一旦出了疆土，須記得，你我都是慶國人，不要讓外人瞧了笑話去，這就是我最憤怒的一點。”

...

經歷了這次小插曲之後，信陽方麵很小意地保持了對使團的尊敬，而北齊方麵這才真正感覺到了範閑的力量，準確來說。是感受到了南朝監察院的力量。沈重向來是與信陽方麵交易，所以當範閑通過長寧侯提出這個交易時。他並不怎麼看重，但看如今的局勢。那個傳言竟似是如果真的如果範閑來年真的將內庫掌在手裏，長公主失了權勢，沈重的鎮

撫司又得罪了範閑，那真是要斷一大筆財路。

北齊宮中也知道了這件事情，太後狠狠地責問了一番沈重，沈重滿心惴惴，暗想誰能料到那個範提司竟是連討價還價的機會都不給自己，而且崔公子當夜就去使團跪了一夜的消息，也傳到了錦衣衛的耳朵中，沈重知道，自己必須重新看待範閑這個人了。

然而誰都料不到，範閑其實根本不想和對方談這個交易。連著幾次，沈重派人來請範閑，範閑都是極其冷淡地推開，擺出了不想再談的架勢。

“大人，您究竟想做什麼？”王啟年是範閑心腹之中的心腹，有許多連監察院都不知道的事情，王啟年卻是清楚的厲害，他知道自家這位大人，暗底裏做了許多事情在對付信陽那位長公主，隻是那位長公主似乎還沒有察覺到。

但是眼下範閑卻擺出了一副要與長公主和解的模樣，這讓王啟年很是不解。

“我想讓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想做什麼。”範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也不回頭，隻是輕聲說道：“長公主目前有求於我，我自然要趁這個機會，獲取一些利益。”

王啟年依然不解，範閑也不再多作解釋

—

當天下午，一輛馬車直接從角門裏駛進了使團駐地，這輛馬車看著十分寒酸，十分普通尋常，不論是從車廂的裝飾還是車夫의 模樣來看，都沒有什麼異樣的地方。但是負責使團護衛工作的所有人，卻能清晰地感覺到使團內部的緊張感覺，外麵影影綽綽，全部都是北齊錦衣衛的影子。

範閑看著那輛馬車，卻說了句和此時似乎毫無關聯的話：“看來司理理也到上京了。”

一個穿著白色輕衫的年輕人推開馬車門，緩緩移動腳步，站在那裏，看著頭頂的天空，微微眯眼，旋即低頭掃視了一圈院子裏望向自己的眾人，他很輕易地從這些人的身上，感覺到了院子裏的味道，不由唇角泛起了淺淺微笑。

範閑走上前去，降尊紆貴地扶住言冰雲完好的右手，小心翼翼地將他扶下車來，輕聲說道：“歡迎回家。”

對於慶國人來說，使團所在，便是故土一般。言冰雲被囚一載，早已有了必死之念，雖然時至今日，仍然不能接受用肖恩換取自己的協議，但此時踏上使團的土地，聽到範大人這句歡迎回家，心中不免依然有所觸動。

小院裏沒有鴻臚寺系統的文官，除了七名虎衛之外，全都是此次潛伏在使團裏的監察院官員，眾人看著這個走路都有些困難的年輕人，齊聲拜倒：“參見言大人！”

聲音並不激昂，也並不大，但能感覺得到眾人的誠心誠意。

言冰雲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隻是輕聲說了句：“能夠活著出來，我感到很意外。”

範閑扶著他的手，也笑了起來：“你的手指甲居然沒有全被拔掉，我也很意外。”

這兩位監察院將來的正副手，此時說話的聲音極為輕柔，隻有彼此才能聽見。

...

言冰雲回到了使團，此次出使北齊的任務就完成了一半，範閑心頭大定，對王啟年說了幾句什麼，便扶著言冰雲進了內室，然後開口說道：“把衣服脫了，我下手沒有輕重。”

很明顯，言冰雲這種人不會誤會什麼，緩緩扯開自己身上的白色衣服，露出精悍勻稱的**身體。範閑挑挑眉頭，想到在京都三處換裝時候自己的感覺，發現對方確實比自己還要冷靜許多。

他從箱子裏取出藥盒，用手指挑了些，然後開始均勻地抹在言冰雲的身上。手指經過之處，全是一片起伏，傷痕之恐怖，實在難以形容。

“我一直以為你隻是個運氣很好的人。”言冰雲冷漠地開口說道：“不過範提司看見下官身上傷口，還能如此鎮定，看來比我想像的要強不少。”

範閑的手指停在言冰雲的左胸下，那處的骨頭明顯是斷後重續的，鼓起了極大的一塊，外麵是淺紅色的新生肌膚，看上去十分醜陋：“那是因為你不了解我的成長經歷。”

“我自以為自己很了解。”言冰雲冷漠地看著他的雙眼，“範大人，您從出生到十二歲的人生，我非常了解。”

範閑微微偏頭，看著對方，沒有說什麼。

言冰雲也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似乎不想就那個話題繼續下去，過了一會兒後說道：“謝謝大人替下官療傷，不過我想配製傷藥，下官應該比大人更在行一些。稍侯請允許下官寫個方子，讓使團的人幫忙去抓幾副藥。”

範閑沒有理他，仍然專心地塗著傷藥，同時輔以自幼學習的治傷手段。

“吃了他。”範閑毫不客氣地塞了顆丸藥到言冰雲的嘴裏，冷冷說道：“說到治傷解毒，這天底下除了費T，還沒有誰敢在我麵前叫囂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